

为了颗粒归仓行走中的麦客

正值“三夏”，小麦主产区全面开镰，由南向北，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在安徽、河南、江苏等粮食产区，不少农民开始外出走乡到户，替人收割麦子，做起了“麦客”。而他们不同于以前的麦客，而是开着收割机进行着跨区机收小麦的工作，成为“铁麦客”、“机械麦客”。

●普通麦客的一天

“三夏”抢收抢种，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

5月31日一大早，6点钟刚过，安徽省凤台县古店乡前刘村的农机手徐佩勇和表弟李林就起床了。简单洗漱一下，吃点早饭，他们就要出发前往20公里外的钱庙乡张楼村收割小麦了。

院子里停放的一台福田谷神稻麦联合收割机是兄弟俩的宝贝，李林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机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这是2004年我们俩凑钱买的，一共花了7万多元，那时还没有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呢！”徐佩勇说，他平常在外打工，农忙时就返乡当起了“麦客”。表弟李林会开车，他则负责联系业务、丈量土地、收钱等事情。

张楼村的麦子熟得早，成为他们今年麦收的第一站。收割机开不快，时速只有20公里，因此这一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达张楼村的地头时已经快8点了，徐佩勇的“朋友”——当地的经纪人和几位村民早就等在路边。顾不上歇息，李林开着收割机就冲进了麦田里。

“轰隆隆！轰隆隆！”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飞扬的碎麦秸秆，令人本能地要往后躲。徐佩勇却顾不上躲闪，机器一停就赶紧跑过去，用手里的笤帚清扫起机器的表面。“夏天天气高，农机又一直高速行驶，每趟都得清洁一下，要不很容易出问题。”徐佩勇解释说。

农民的土地分散，经常是这边一亩多地，那边两亩多地，无形中降低了农机手的效率。徐佩勇试图和村民商量，能否先把这边的地块儿都收完，再开去那边收。村民有些不乐意，因为农忙时节抢收抢种，大家都想赶紧把麦子收割完。几位村民早就在地头排好了队，只等着收完了这家，就领着收割机前往自家地块。

估算一下，这种收割机5分钟就能割一亩地。每趟收割完，李林都要把闸门打开，金黄的麦粒顺着通道宛如瀑布般流入村民备好的电动车车斗或塑料袋中。算上这些以及来回奔波



的时间，每亩地从收到卸，大约需要10分钟左右。徐佩勇说，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收割50亩左右，农忙时要收到七八十亩，一天几乎没喘气的时候。

上午11点，收割机突然停了下来。李林一检查，机头的转向泵坏了，他赶紧卸下来交给经纪人，“要找朋友帮忙，去镇上焊一焊。”趁这个空，李林才有机会走出驾驶室，休息一下。干了一上午的活儿，李林的脸上、身上全是碎麦秸，汗水混着麦灰，整张脸全花了。“今天的天气还不错，阴天不晒。遇上日头毒的时候，驾驶室的气温高得烫人！”李林说，做“麦客”挣的是辛苦钱，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仅骨头累散了架，听力也会受影响。

20分钟后，经纪人拿着焊好的转向泵回来了，李林满脸喜色，“这么快！又抢回收割的时间了。”跟着农机手，可以真正体会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的深意。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徐佩勇和李林一直在地里忙活。当问他们啥时候吃饭，徐佩勇却说：“今天活儿太多，不吃了！”原来，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一般就吃早晚两顿饭。“一是没时间，吃顿饭的工夫能多收好几亩地呢，俺们不舍得吃饭；再说了，干活太累，根本吃不下饭！”

●跨区不跨省成为新现象

农机保有量增加，成本上涨，作业效益有所下降

忙碌了一天，收入怎么样？徐佩勇嘿嘿一笑：“这儿的土地不平，影响收割效率，今天只收了50亩，每亩收费50元，毛收入2500元，可是成本也高呀！收割机每天要加200多斤（约合130升）柴油，大约花费1000元。去年柴油还是6.6元/升，今年已经涨到7.6元/升！”

钱庙乡副乡长朱峰说，他曾给农机手算了一笔账，按50元/亩的价格计算，现割一亩小麦的成本有以下几项：耗油2.67升，油钱约为20元；雇用司机的价格约为10元；机器折旧的价格为8—10元。这么算下来收割一亩小麦的纯利润只有10—12元。

“2008年是机收市场的最高峰，那时候随便找个地方就够割一季，一年纯挣七八万元，买一台收割机一两年就能回本，现在挣钱越来越难。”徐佩勇感慨地说，前几年他还出省北上收麦，这两年则就在安徽省内跨区作业。“我们是5月29号来的钱庙乡，明天再干一天，后天就该收俺们自己的麦子了。大约一星期后会往北走，去蒙城、涡阳、砀山等地收麦子，然后就该回家了，也就干半个多月的活儿，纯收入不到2万元。”

据了解，跨区不跨省是今年出现的新现象。近年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实



施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机械化发展，包括对农民购买农机实施补贴，保证柴油供应、为农机手提供实用信息、组织培训，增加维修点等。因此，各地“麦客”逐渐增加，竞争开始显现，跨区作业也正在减少。一些农机手选择在省内作业，除年龄因素外，收益降低也是原因之一。

河南省三源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大生说，这几年各地收割机的保有量增加，小麦面积却没多大变化，影响了机收价格。今年小麦的开镰价是50元，比往年略有上涨，估计总体涨幅不会太大；再是机收成本大幅增加，今年的柴油价格为7.6元，比2008年上涨30%。人工费涨得最猛，去年雇人做量地等杂活每月1000元至2000元，今年一天就要150元；雇个司机一季（大约一个月）要支付6000来元。“钱越来越难挣，活儿越来越不好干，收入遭遇‘天花板’”，成为大多数农机手共同的感受。

据农业部对全国11个省、区、市的摸底调查数据分析，今年主产区的小麦机收作业价格基本在40—60元/亩，均价在50元/亩左右，与去年相比，涨幅约为5—10元。天气状况也成为机收作业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天气持续晴好，作业价格就比较稳定；一旦出现降雨等天气变化，作业价格则会出现局地短时上扬。

●农机科技水平持续提高

合作社将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主方向

针对今年“三夏”跨区机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跨区机收应该咋发展？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徐振兴表示，跨区机收不但有必要还要再加强。我国幅员辽阔，小麦种植面积南北跨度大，成熟期集中，加上麦收时节天气变化无常，客观上加大了各地的麦收压力。农业部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年跨区作业市场需求旺盛，机具投入总量将持续增加。预计今年“三夏”投入小麦收获的联合收割机将超过51万台，其中参加小麦跨区作业的超过32.5万台，双双超过去年。

江苏省溧阳市农机局局长王建生说，去年由于供油紧张、天气不好，溧阳市有1000多亩的小麦来不及收割，烂在地里。今年他们提前做好跨区作业对接工作，从连云港市引进联合收割机610台，基本保证了全市夏收需求。

徐振兴说，从各小麦主产区反映的情况看，农机合作社等各类农机服务组织已成为

“三夏”生产的主力军。去年河南省80%的夏收夏种作业任务是由合作社完成的。合作社的设备配套化、分工专业化、作业全程化程度高，作业质量更好，作业效率更高，作业成本更低。

此外，今年“三夏”跨区机收的一个亮点是农机科技水平持续提高。徐振兴介绍，为避免机具上涨过快造成恶性竞争，农业部注意宏观引导，近年通过暂停补贴或降低补贴比例的措施，引导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机手更新购买收割机。现在跨区机收的机具装备结构向着自走式为主、大喂入量、低损失率等方向发展。许多地区收获、还田、播种将实现一条龙作业，“三夏”变“两夏”。

据了解，合作社逐渐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主要方向。在河南省确山县任店镇公庄村的麦田里，三源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大生气势豪迈地讲着他们的“麦收线路图”：“6月3日合作社150多台农机正式出发，沿着漯河、周口、许昌、安阳、南乐一路北上，再到天津蓟县、宝坻，6月20号左右转到唐山的乐亭、滦南、昌黎一带，其中有一部分农机将转战至南方收水稻。”

“我们原来都是单干，后来发现把大家组织起来后收入有保障，合作社的订单履约率很高。”张大生说，2007年，他把全县200多个农机经营户组织起来，注册成立了三源农机专业合作社，使大伙儿每年收割季节在跨区作业上有了统筹安排，不但少跑许多冤枉路、少发生许多矛盾，还把跨区作业做到了大半个中国。“跨区机收确实辛苦，但是我们很乐观，我们是‘吃不愁，穿不愁，开着收割机去旅游’。”张大生常常鼓励机手，“如果没有收割机，我们能去内蒙古看草原吗？！”

不仅如此，农机专业合作社还成为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江苏省溧阳市鼓励农机合作社参与土地流转，全市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连片规模作业服务达0.5万亩以上的合作社有21家，大大提高了作业规模和效益。

溧阳市海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江海清表示，以前每逢夏忙时节，收割、插秧时的农忙工越来越难找，现在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我们现在是20多个人种着3000多亩田，今年我还要再流转2000亩耕地。”据测算，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统一耕耙、育秧、机插、机收等一条龙服务，不仅为农户节省了40元的成本，产量还要高出50多公斤。

冯华

〔延伸〕

山东诸城市三代“麦客”一样情

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山东省诸城市贾悦镇徐宋社区的90后“麦客”马金伟驾驶着“福田谷神”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踏上了去河南、安徽、江苏的跨区作业征程。

说起来很有意思，小马一家祖孙三代都是麦客。上世纪70年代，每到麦收时节，他爷爷就会拿上镰刀到麦子多的地方割麦。直到80年代后期，爷爷看到了农忙时割麦有市场，就用1500元买台小四轮拖拉机，又花800元买了村里首台推倒式小麦收割机，麦收时给麦农割麦。当时机子少，割1亩地就能赚到7元钱。1991年，马金伟家盖起了3间砖瓦房，其中70%的花费都是爷爷割麦挣来的。

“俺家能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条件多亏了农机。”马金伟幸福地沉浸在回忆中。

1992年，父亲马兆星花了2万多元买了台上海—50型拖拉机配套了上海向明背负式小麦联合收割机。也就在那一年，诸城市第一次大规模组织联合收割机赴河南、安徽等

地开展跨区作业。

90后机手马金伟虽然年龄小，如今却已经有着三四年的“机龄”。说起孙子马金伟当上“麦客”的渊源，爷爷马建祥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原来，由于近几年劳动力外出增加，周围村子里几千多亩地都交给老马一家进行耕种收全程管理。马金伟从小在农机轰鸣声中耳濡目染，很早就学会了驾驶收割机。

爷爷老马说，事后他曾经问过孙子马金伟是否觉得因为做农机手赚钱容易才喜欢干这个行当。谁知，孙子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这孩子告诉我，他干完活后，人家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说他活干得好！”马金伟过了18岁，考取了农机驾驶操作证，正式加入了父亲创办的兆星农机专业合作社。这几年，小马成了合作社的得力骨干，跟着父辈“南征北战”长了不少世面，渐渐地他从替补机手成了农机“老把式”。

即便是马金伟同他的父亲马兆星一起出

去作业，老马还是惦记着孙子在外面的生活起居。“这孩儿在外面受了好大的苦哟！”老马说，“我也怕他跟他爸爸在作业方面意见不统一，父子俩都倔得很！”谈起马金伟的未来，老马还是期望他再继续读书。“我信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他读完书之后想继续做农机手的话，我也会特别支持。但是那时候，他就是有知识的新型农机手，会带着合作社走出更好的路！”老马说。

这几年夏秋收期间，儿子跟着合作社机收队出去作业。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和维修技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机械故障。同时，小马说服了父亲马兆星和社里的几位老机手，养成定期保养农具的习惯，大大延长了农具的使用寿命。父亲马兆星提起儿子时很自豪：“人都说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但是他的作业质量真是没法说！”

“我年轻的时候做梦也不敢想，现在的农民成了‘甩手掌柜’，从种到收全靠机械化。想

当年[割麦就凭的是力气、手艺、家什全，方圆十里八里都知道我是‘老把式’，可现在全用不上了。”谈起农机化的变迁老马感慨不已。

“在村里，我也是数一数二的，从小好玩机械，那些年开着拖拉机，安上割晒机，挂上镇压器，咱家还最早置了脱粒机，想起来，那时真是风光！可现在都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机械淘汰的太快了。”谈起往事，儿子马兆星也略显几分自豪。

“我家祖孙三代是‘麦客’。第一代是我爷爷，当年他开着小四轮挂着‘推倒式’小麦割晒机，赚回了3间砖瓦房；第二代是我父亲，买了‘背负式’联合收割机，住上了小楼房；到了我这一代，驾驶着大型联合收割机跨区‘淘金’。这世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可能再过几年，现有的这些机械又过时了，到时候先进到什么程度不敢说，但肯定比现在还要先进。”孙子马金伟对农机化的发展充满信心。马金伟一家祖孙三代当上“麦客”的经历，折射出了诸城农机化发展变迁的缩影，他们付出汗水，享受好政策，收获喜悦，也大大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进程。